

流轉佛光 · 普照大地

談佛經珍品展



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國以來，歷經二千餘年的發展與傳佈，時至今日，不僅成為世界性的宗教，對人類精神層面的影響更是無遠弗屆。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許多古緻稀珍的佛經及佛教書畫，這些作品中隱含著古人對佛法的崇敬與奉行，今人在體悟佛法的同時，透過觀照古人的智慧結晶，更可以感受到生命價值的延續。

許媛婷





今年（二〇〇五）十月份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推出的「佛光普照——院藏佛經佛畫珍品展」，將本院典藏之珍貴佛經及佛畫呈現在社會大眾及十方信眾面前。展出作品包含佛經十二部、佛畫十三幅，皆難得罕見。本文主要在介紹此次展覽中的佛經部份。

一、
展覽按佛經性質，分成四個單元，分別如下：

（一）般若智慧的開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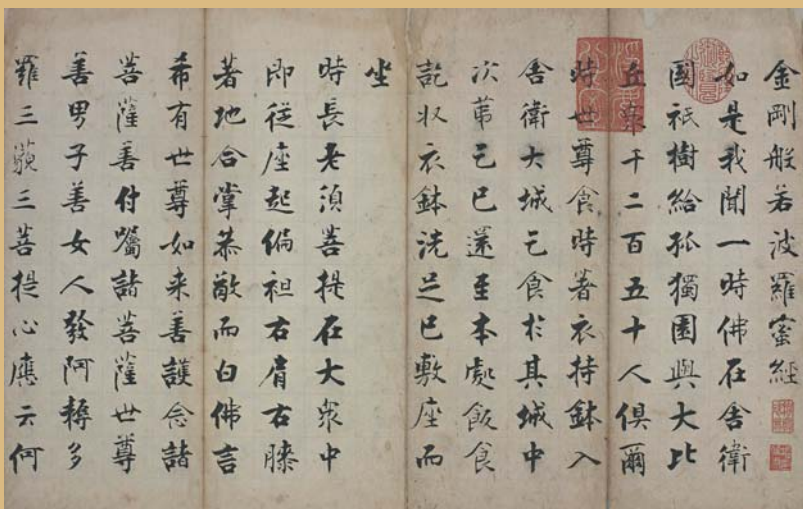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《金剛經》的書寫

在所有傳入中國的印度佛經中，最早傳入的為般若類經典，而在這些經典之中，又以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（以下簡稱《金剛經》）最早出現。《金剛經》，屬於大乘經典的一種。梵語中的「金剛」一詞，意指銳利、摧毀一切；而「般若」，則指無上智慧。顧名思義，這本書就是摧毀一切愚昧，使人得到智慧的典籍。《金剛經》傳入中

國後，信眾接受度甚高，光是譯本便高達六種之多，其中，以鳩摩羅什的譯本最為普遍流行。

在宗教傳播過程中，抄寫經文，一向被視為積功德的象徵。因此，在印刷盛行的宋、元兩朝，出版佛經即使已是一種普遍的供養方式，然在一般信眾心中，還是認為親自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傳布經典，除了累積功德之外，更是對佛陀表達尊崇虔敬的一種表現。故而歷來抄寫佛經者甚多，但名家親筆書寫者得之不易，尤顯珍貴。

此次展出《金剛經》四部，皆為名家親筆手寫，分別為南宋張即之（一一八六—一二六三或至一二六六）、宋元之際葉鼎、元代趙孟頫（一二五四—一三二二），以及明代董其昌（一五五五—一六三六）。其中以趙孟頫及董其昌名聲較大，然張即之以能書聞名，金人尤鍾愛其翰墨。這四位名家書跡，不論是書寫風格，還是筆法轉折，各有特色。



圖一 張即之《金剛經》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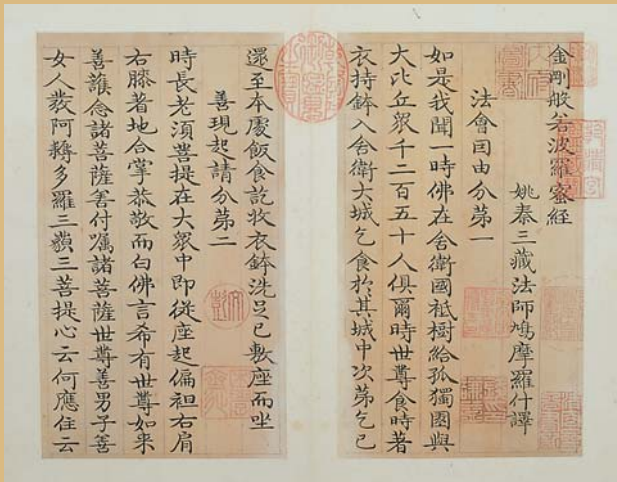
張即之《金剛經》寫本（圖一），寫於寶祐元年（一二五三），字體古雅，書寫流暢，雖是以楷體書寫，然端嚴中帶有行書筆意，其書寫時間，應為張即之晚年。根據

明郁逢慶《書畫題跋記》記載，張即之（字樗寮）曾經二度親筆書寫《金剛經》，一次是在他六十八歲時，為其母親楚國夫人韓氏所寫，所據之本為天台教僧宗印校本，書寫目的，主要是為了祈求冥福；另一次，則在張即之七十八歲時，巧遇佛誕日，同樣據天台教僧宗印所校之本，敬寫《金剛經》，贈遺天竺靈山。院內所藏張即之寫本，雖未考究為何本，然不論是文獻記載，或按其筆法的鑑識，此為張即之晚年作品，應無異議。

在法書領域中，葉鼎名氣不若趙孟頫及董其昌，然其隸書稍有聲名，陶宗儀《書史會要》記載：「葉鼎，字和仲，號山澗，古括人。篆、隸皆能書。」此次展出即為葉鼎的隸書作品。

至於元代趙孟頫及明代董其昌，為書家巨擘，地位高崇。趙孟頫推崇王羲之，主張恢復晉唐古風，注重用筆氣勢，此部《金剛經》寫本，以楷體寫就，筆勢圓活靈

圖一 趙孟頫《金剛經》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動，字間疏朗有序（圖一）；至於董其昌，筆法學習顏真卿，或云其筆法結體似趙孟頫，但他自己卻是極力否認的，此次展出兩人書寫之作，正好可相為比對。

（二）佛經繪像的華麗

— 密教經典的圖繪

密教，又稱瑜伽密教，真言乘、金剛乘，是大乘佛教晚期，受

印度教影響興起的一派。傳入中國的時間，約在三國時代。到了東晉時期，竺佛圖澄以咒術阻止戰事，其後又有天竺沙門以咒術為民衆醫病，使得密教經典逐漸受到中原人民的重視，自南北朝以後，咒經傳譯陸續出現，尤以隋、唐時期最盛。元代以後，西藏僧人進出宮廷大內，藏密從此傳播中原各地。

展出的密教經典，為明代寫繪本，其風格鮮明，與顯教經典有很大不同。除了經文內容的差異外，在佛像面貌、圖繪顏色，或者服飾、手印、持物等等，都有顯著殊異。簡單介紹展出三部密教經典：

《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》分成上、下二冊，為明正統四年（一四三九）泥金寫本。卷首彩繪喜金剛壇城一幅，圖繪華麗，佛像形貌特殊。葛婉章〈淺談西藏佛畫〉一文，曾就此本佛經中的「吉祥喜金剛」繪像研究，指出：「喜金剛深受印度教的影響，為密教薩迦派的本尊。外觀上，不論是繪畫，還是

銅鑄的吉祥喜金剛，都是藍色身容，多面多臂。正面之外，左右各有三側面，用骷髏束髮，髮上還有一面，一共是八面，皆有三眼。左右各有七隻手，連中央相交的雙手，計有十六隻手。裸上身，腰繫獸皮，下垂骷髏骨串成的降魔瓔珞，展左立或丁字立的雙腳（或四足）站在蓮華座上，踏住兩個或四個魔羅（誘人趨惡遠善，阻撓人人涅槃的神），象徵他調伏欲界眾生的苦心，要像除魔一樣除去世人心貪、嗔、癡的惡毒。」（圖三）

《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》

一冊，亦為明正統四年（一四三九）泥金寫本。此經提到的「如來」，乃指大日如來佛，是西藏佛教中最重要的神佛；而「頂髻」則是指大日如來頭頂隆起如髻的部位，象徵法的尊貴殊勝；至於「佛母」則為佛之所出，比喻法之本源。意即若能透過修習此經中的儀式軌範，便可以現證佛的無上境界，並能增長智慧及長壽，完成人心中的願求。

（圖四）



圖三 《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，為明宣德二年（一四二八）翰林學士沈度寫本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冊。此經乃是融合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，並且結合儒、道二教的教理，闡述儒、釋、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典籍。經咒文字前後俱彩繪佛

圖四 《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像，所繪圖像華美精妙，內容豐富，包括烏賢大王像、普賢菩薩像、文殊童子像、授記圖、供佛圖、十方諸佛菩薩像、諸佛衆生像、六字真言圖、大圓鏡智眞符、佛告迦葉圖、胎藏界大日如來像等等。（圖五）

（三）法界緣起的教說——《華嚴經》

在佛學教理之中，闡述法界緣起的教理，乃華嚴宗的教義宗旨，該宗派又以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（以下簡稱《華嚴經》）為主要立教經典。華嚴宗雖是在中國漢地成立的佛教宗派，但其根據的經典《華嚴經》，卻是傳自於印度。

《華嚴經》，講因果緣起理實法界，認為是整個世界都是法身佛毗盧遮那佛的顯現。經文以「四法界」理論來說明毗盧遮那佛不僅處在這世界當中，亦即世界本身。除了四法界，另有十玄門及六相圓融的思想。換句話說，《華嚴經》的經文內容，主要是在講述菩薩從修行到成佛的過程及階段。



圖五 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一般來說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《華嚴經》，並非定本，這是因為該經不只一個譯本，目前見到的譯本主要有三：

第一個譯本稱作《晉譯華嚴》或《六十華嚴》，為東晉佛陀跋陀羅譯。內容為五十卷（後改為六十卷），三十四品，但《晉譯華嚴》只有梵本的三萬多偈，並非全本。

第二個譯本稱為《唐譯華嚴》或《八十華嚴》，為實叉難陀譯。內容為八十卷，三十九品，梵本有四萬五千偈，較上部譯本數量更多，也較為完整，但據說仍不是全本。這個譯本，是武則天派人前往闐尋訪該經梵本，並聘求譯經人，後來使者果然在於闐找到梵本，並請到高僧實叉難陀，

一同返回長安。證聖元年（六九五）時，便在洛陽大遍空寺開

譯，當時武則天不但親自參加，並擔任筆受，直至聖曆二年（六九九）於佛授寺完成漢譯。

第三個譯本稱為《四十華嚴》，由唐代般若譯。內容四卷，僅有一品，即《入法界品》。著名的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」，便是出自於此品。

上述三種《華嚴經》譯本中，以《八十華嚴》品目最為完備，文義暢達，故最為流行。此次展出的《華嚴經》二部，皆為實叉難陀譯本，即俗稱的《八十華嚴》。其中一部是元代昭文館大學士釋溥光泥金寫袖珍本，雖僅四冊小書，卻將八十華嚴的內容總攝其中，以蠅頭小字書寫，雅緻秀麗，且裝潢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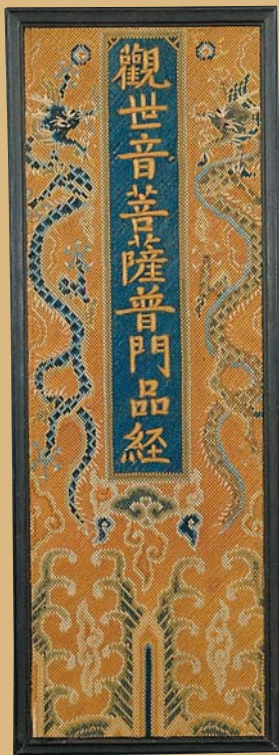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六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美，令人嘆為觀止；另一部明弘治十六年（一五〇三）鈔本，則是院藏佛經數量較多的一部，總計八十一冊，展出二冊。（圖六）這一部《華嚴經》同樣以泥金寫繪，卷首線描精美，呈現佛理遍照之氣勢。

（四）慈悲完美的化身——觀音寫經

在佛教諸神佛之中，以觀世音菩薩最受世人歡迎，且深植人心。關於觀世音菩薩，梵語音譯為阿縛盧枳低濕伐羅，意譯還有光世音、觀音，以及觀自在等等，其中以「觀世音」及「觀自在」二種譯名接受度最高。「觀世音」譯名，出自鳩摩羅什，以《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經文闡述最為清楚，此譯名稱菩薩乃「尋聲救苦」，只要眾生專心誦念菩薩名號，便得救度；而「觀自在」，則出於玄奘法師，著重的同樣是觀音菩薩拔濟眾生之苦，得一切自在之本願。其後，觀世音菩薩「慈悲救苦」、「普渡眾生」特質便逐漸成型。



圖七 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此次展出的觀音寫經，共有三部，其中二部為顯教經典，為自《妙法蓮華經》摘出第二十五品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（圖七），是觀音信仰形成中最重要之經典之一；另一部為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慈心陀羅尼經》（與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「悲」心陀羅尼經》內容相同，名稱略有不同），係密教經典。（圖八）

一般而言，顯教觀音的造型，國人較為熟悉。然在密教中，觀音地位也十分重要，其面相及名稱種類眾多，像是千手千眼觀音（或稱千眼千臂觀音）、如意輪觀音、十一面觀音、馬頭觀音等等。其中以

千手千眼觀音最為人所熟知，其造像代表觀音以千眼觀照世間，以千手拯救世人疾苦，遍照一切；另一方面，在神力的賦予上，密教觀音除了融合顯教觀音原來具備的救濟眾生，消災解厄的功力，還增加無上神通，可以滿足所有願望希求。在功力上，顯得更加廣大無邊，而無所不能。



圖八 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慈心陀羅尼經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此次展覽，除了展現難得珍貴的佛經之外，還希望呈現出院藏佛經的幾項重要特色：

(一) 版本橫跨宋、元、明三朝

展出的佛經版本，分別為宋代一部，元代三部，而明代則有八部之多。唯一的宋版佛經，為南宋書法名家張即之《金剛經》寫本。元代佛經三部，其中二部為葉鼎及趙孟頫二位名家手寫的《金剛經》；另一部為元釋溥光泥金袖珍寫本《華嚴經》。其餘為明朝佛經，書寫端嚴，彩繪研麗，絲毫不稍遜色。

(二) 書寫印製顯現虔誠示敬

不論是寫本，還是印本佛經，多半有共同特色，便是極力表現對佛教的虔誠示敬。凡是寫本，書寫多以楷書、隸書這類端正工整的書體呈現；若為雕鏤刊刻的佛經，則多校勘謹嚴，裝幀考究。或寫或刻，注重細節的用心，除藉此展現對佛教的尊崇，亦有表現信奉虔誠

的用意。

(三) 佛像圖繪的華麗耀目

佛經圖繪是此次展覽重點之一，不論是顯教經典《金剛經》、《華嚴經》，或是《妙法蓮華經》；還是密教《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》、《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》、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、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慈心陀羅尼經》，經文前圖繪，線描精緻，更勝翰墨。尤以密教經典的神佛造像特殊大膽，用色豐富，與顯教繪像的莊嚴端坐有著明顯差異。

(四) 裝潢形式的精緻美觀

自宋代以後，佛經裝潢不復唐代手卷形式，幾全改為經摺裝。這種裝潢形式的轉變，原因之一便在於手卷雖便於收納，卻不便舒展閱讀，因此當僧眾在誦念祝禱之時，多半須有人陪侍在



圖九 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慈心陀羅尼經》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釋溥光袖珍本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旁，協助展卷，極為不便，其後出現經摺裝，取代手卷的缺點。其後沿用成習，佛經裝潢從此定型。

此次展出除了可以細看經摺裝的特色，還可以看到其他特殊的外在裝潢，像是《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》以檀木匣板為封面，比起一般以紙板為封面的經書，顯得珍貴；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慈心陀羅尼經》以紋飾華麗的檀木經盒藏納，材質貴重古雅（圖九）；《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封面編織精美，邊框飾以木條，也有慎重示敬的意味；或像釋溥光袖珍本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以六合雲紋函套包裝，一則保護佛經不致受損，另則，函套製作精緻，花紋秀雅，亦可看出宮廷對佛教的重視與虔敬。（圖十）

三、

對於研習佛法的人而言，佛、法、僧三寶的供養是等同重要的，而「法」所代表的意涵，是根據佛

陀所悟而向人宣說的教法，佛經即為展現物之一。透過靜觀及覽閱佛經的過程，是認識及感受佛法的重要途徑。此次展覽，透過經典的呈現與展示，使佛法更貼近眾生，也讓無數的生命在經典中學習、觀照與體悟，進而契入藝術的境界。

附記：感謝書畫處何傳馨先生、圖書文獻處胡進杉先生、器物處游國慶先生，對張即之、趙孟頫、董其昌等名家《金剛經》寫本提供的鑑識及協助。

參考書目

1. (明) 郁達慶《書畫題跋記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三。
2. 葛婉章《妙法蓮華經圖錄》，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九五。
3. 李玉珉《觀音特展》，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〇〇。
4. 葛婉章《淺談西藏佛畫》，台北：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一卷第五期，一九八三年八月。
5. 吳哲夫《最華麗的圖書——漫談故宮珍藏的佛經》，台北：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一卷第十一期，一九八四年二月。
6. 莊吉發《一輩渡江，法輪常轉——歷代佛經圖像特展》，台北：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十卷第一百一十二期，一九九二。